

“茉莉”时光

早安宁波

◎彦竹

这是一个清丽明亮的早晨，窸窣的声音从窗框的缝隙里钻进来，在不同的时点唤醒不同年龄和心境的人们。5点半，我在自己的床上醒来。“静态心率”，这是近日健身讲座上听到的一个名词，指一个人在早晨刚刚醒来的自然状态下，一分钟的脉搏次数。搭住脉，设了手机上的定时器，1、2、3，开始数数，我的指尖清晰地听到一颗心脏搏动的声音，它在说，老朋友，早上好，你有多久未曾留意过“我”，藏在你自己身体中心的“我”了呢？

儿子昨晚在微信上开心地留言，“迎来新学期的第一个节日，明天我要睡到自然醒”。经过讨价还价，我和他约定7点半叫醒起床。然而此时，我隐约听到了他的一声叹息。推门一看，恹恹在床上“打横”的家伙，如同一条八爪鱼，弹开眼皮瞄着我。

是一种什么力量叫醒了我们？是早晨，是morning，是“茉莉”，带着“茉莉”芳香的自然呼吸唤醒了我们。平常的日子里，因为要赶着去上班、上学而被压缩堵截的一段时光，此时雍容大度，富丽堂皇，客气地敞开门扇，邀请每一个人睁开眼晴，收敛心神，去了无挂碍地感受它。时间在大部分时候是被设定的，人们只能遵守时间的规定；然而，如果时间把权利交到你的手里，为什么不像个王者一样统驭你的时间呢？

楼下是月湖，自然地，脚步就把我们带了进去。人们在公园里锻炼身体，很多人。芳草洲西侧的吊桥此时已经放下，无头无尾的层层波纹在桥底下一圈又一圈地荡开去，低首涉水的老柳枝梢像是要把湖面的褶皱擦拭干净，不停地左右扫动着。桥头连着一个不大的草坪，各类健身器材上，尽是跃动的

身影。一位头发斑白的大爷在做引体向上，双臂用力，缓慢地把整个身体提升了上去，又沉着地放了下来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不慌不忙，刚好做了一打。儿子有感而发，说到体育课上做不成引体向上的难堪，略带点难为情地走过去，轻轻跃起，握住横杠，虽是努力地尝试了两次，无奈细长的胳膊没有足够的力量，只能使他挂在那杠下随风飘荡。儿子坚持挂了许久，终于落地下来，看看掌心，道：先得练出一手老茧，然后练成一位大爷，我就不会只是挂起来了。

一路行去，小径上来来往往的，是街坊邻舍，是圈子熟人，月湖“社区”的概念在这里形象地呈现，真实地上演，环湖人家总有成千上万户，或许家家都对月湖有种天然的亲近感，都拿这个公园作为自家的院落。一处旧宅的高墙之下，耄耋翁媪团聚着，用最最老旧的宁波话聊着与时俱进的菜价问题或是儿孙话题；满月形的石拱桥与临湖的八角亭之间，如同一个小型会场，亭内坐满说客，亭外立着一些听客和看客，有人在拉胡琴，有人则把脚搁在桥栏上压着腿，各随其主的呆萌狗狗卷毛、阿黑或小白，因了主人的脚步放缓，也停了下来，定睛打量着人们的热闹；花屿的缓丘上，可以见到一些独处落单的人，他们凝神不语，表情淡然，或坐于石凳上，或立于松树底下，各有各的情态，各有各的把式。

儿子眼尖，看见了他的老爸。他老爸是月湖早场的常客，圈子里的活跃分子。打过一声招呼，他老爸随意向圈中人说道：阿拉老婆，阿拉儿子。于是，老爸继续他的健谈，我和儿子则要去寻找一处地方，好一起背诵《爱莲说》。“茉莉”时光，莲花在我们心中静静绽放，低吟着清芬的花语，吟诵出月湖人家平凡生活的一段明快的节拍。

微视角

爷爷的“怪癖”

◎沈东海

小时候，我总觉得爷爷是个奇怪的人，或者说有点“怪癖”，像一个每天苦口婆心、慈悲为怀的和尚，老是告诫我这个不能做，那个应该怎么样。

记得小时候在水库下面玩，抓了一只小甲鱼，奶奶帮我把它带回了家，我一个人趴在水缸沿上和它说了一个下午的悄悄话。然而，等我第二天早上起床再去的时候，却发现它不见了。我跑到奶奶那里打听情况，奶奶说：“那还有谁啊！肯定是你爷爷，拿到什么地方去放生了。”我气冲冲地去找爷爷“算账”，爷爷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就扔在院子外的小巷子里了，你要的话，自己再去找找看好了。”那是一个基本没人走的老巷子，我在那里来来回回找了半天，都没有发现它的影子。我想爷爷一定是在撒谎，放生怎么会放在这么个地方？后来听奶奶说，我爸爸小时候抓来的甲鱼，到最后也总要面对这么一个结局。

再大点时，我和弟弟每次从外面回来，总会抓回来一些东西。一次抓了满满一塑料袋的小青蛙，把它们养在水缸里。花花绿绿的青蛙在水中上蹿下跳，逗得我们好开心。还没等我们高兴多久，爷爷来了，这一回他直接就开骂了：“两个小兔崽子，吃稻虫的青蛙也会抓来玩的！真是伤天害理啊！玩这个，不知道以后要饿死的啊？”爷爷骂得我们把青蛙都放回水田。只是，到现在为止每年春天的夜晚，在我家院子里都会出现一两只青蛙。也许是当年那批青蛙的后代吧。每每看到它们，我都会想起年少无知时犯下的错。

那天，受了委屈的我，跑到奶奶那里去告爷爷的状。奶奶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那是我还没有出生的一个大冬天，我爸爸和他的几个兄弟在院子里商量，是不是要把家里的那条狗给杀了。那个年代，农村的狗一般都要面临一个相同的结局，不是被别人药死，就是被自家的主子给烹煮了。那天爷爷家的那条狗，被五花大绑地吊在了院子里，呜咽着。叔叔们磨刀霍霍的时候，爷爷来了。他默默地拿过爸爸手中的刀，谁也没想到的是，那把刀划开的不是狗皮，却是绑狗腿的绳子。从半空中跌落下来的狗，感激地趴在爷爷的脚下不断呜咽着，一行热泪就从狗的眼角滑下来了。“忠于自己的不该杀，不然你们和禽兽有什么两样！”爷爷愤愤地撂下这么一句话，就转身走了。每每回忆起这些，我的几个叔叔都会感慨地说，那天的场景实在是太凄惨了。触动他们的，不仅仅是那一行狗的眼泪，还有爷爷那句再朴实不过的话。那条狗，最后在爷爷家里寿终正寝，享受了家养动物在农村最高的礼遇。狗死的那天，许多人都以为爷爷会找个地方把它安葬了，但爷爷却把它扔在了村里的公共大粪池里。我想，爷爷是要让它化成肥料，滋养作物。

爷爷的名字叫“惠德”，爷爷像是为了对得起这个名字一样，用整整的一生奋斗着。而我每每想起这些，都会心头一暖。

我们怎么读经典

观点

◎雨田

近日，关于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是否从课本中去掉的问题，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舆论地震，教育学家、作家、媒体人士都在见仁见智。

据说是，前段时间上海进行教材革新，为了给孩子减轻识字和背诵的压力，让古诗词从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中“退役”了；曾经的江苏版中学语文课本删除了《雷雨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20多篇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课文。

对于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，台湾地区也有同样的争论，2008年，余光中等作家就对陈水扁当局“教育主管部门”制定的2009年版高中语文教纲提出批评，认为“教育主管部门”缩减文言文在教科书中的比例是不对的。台湾“抢救语文教育联盟”也呼吁把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列为必修课。

这让我联想起当年的陈水扁，在白沙净滩推崇志工精神与贡献时竟用“罄竹难书”来形容，“教育部长”杜正胜为其开脱，说“罄是尽，竹（筒）是书写工具，难是难以，书是写”，连在一起可作“用尽所有的纸张（竹筒）都写不完”解。于是余光中说，我们是否可以用“徐娘半老”来形容妈妈？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读经典，放弃文化传承，这类笑话会越来越多。

舆论的嘈嘈切切，是教育观念、教育模式的激荡，家长、社会对于我们的教育“教什么，怎么教”有更强的参与欲望，也反映出对传统经典、文化精华的珍视。传统文化并未都是老朽的、僵化的，优秀的文化既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这些年，儒学在美国、新加坡、德国等地生根发芽，就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生力量。我想正如普希金永远不会撤出俄

罗斯的教材，莎士比亚也不会撤出英国教材，若我们的教材减少传统经典，那岂不是失去了汉学之美？

既然古诗词应该学，那么还有怎么学的问题。在课堂上，孩子们学古诗词、学唐宋散文，多半是死记硬背，抢个得分点。我曾经问过自家孩子，《水调歌头》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吗？他一脸疑惑，老师念过一遍，讲解一下，让我们背熟。我说，这些古诗词、文言文不是用来拿分的，应该是高声朗读、用心去体会文字背后的韵律之美、意境之美。记得在大学课堂上，吴熊和教授讲到冯延巳，用古韵抑扬顿挫地念着“独立小桥风满袖，平林新月人归后”时潸然泪下，至今印象深刻、为之动容。领略那种音律之美、意境之美，比记住某个词的现代释义会有意思得多。

龙应台曾经把文学的功能比作“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”。有时很难说李白的诗、苏轼的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价值影响，可是文字背后飘渺的意象、深沉的情感就是直抵人心。但人文知识不等于人文素养，你也许会背四书五经，会琴棋书画，通晓古今历史，但如果没有让这些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，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与行为中，缺乏对人的关怀，那有什么用？集中营中的纳粹会写诗、精通古典音乐、拥有博士学位，照样干出伤天害理的恶事！

所以，要让我们的孩子喜欢经典，就应该少一点功利性，少教点“知识”，而多点“素养”的培育，引导我们的孩子真正去认识中国文化里的人文价值，学会“温良恭俭让”，做到“真诚恻怛”，他们自然会理解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，“形于中”然后“发于外”。

总第 5725 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
配图 林绍灵